

# “国学”的含义与大学生的国学态度趋向

何玲华

**摘要:**“国学”内涵众说纷纭,势必形成诸多的掣肘,大学国学教育的推进亟待正面与落实这一问题。大学国学教育的有条不紊实施,尚需多方协同与努力,而对于大学生相关态度趋向的把握,正是加强这一课程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

**关键词:**国学教育;内涵界定;态度趋向

进入新时期,大学国学教育被提到议事日程。从最初197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到1984年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和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1992年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相继成立,再到2000年北京大学国学院的建立、2001年武汉大学国学实验的建立、2003年南京大学中国国学院的建立、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建立,及2005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基地的成立、2006年安徽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和厦门大学国学院的重建。如此背景之下,大学国学教育与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当前全国高等院校业已开设的有关国学课程,个别高校以国学教育课程形式出现外,大都是以通识教育课程形式出现的,且基本处于一种各自为政自说自话的状态。换言之,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国学”的意义与价值及其教育与研究日渐被重新认识与肯定,与之密切相关课程建设、师资队伍以及观念认识等也亟待跟进到位。而这其中,有关“国学”内涵的确定与大学生接受态度趋向的把握等问题,对当下大学国学教育切实有效的推进,都不容忽视。

## 一、“国学”的种种定义

尽管进入新时期后,国学教育与研究,提倡与推行了几十年,但有关“什么是国学”的问题至今仍有种种说法。众所周知,国学一词有着古今不同含义。作为国家一级学校含义的“国学”,古来已有,诸如《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乐师掌国学之政”,《唐会要》:“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等等。而作为“学问”、“学术”含义的“国学”,则大抵溯至近世。朱维铮在《“国学”答问》中指出,作为各国本国之学含义的“国学”一词,最早见于1902

年吴汝纶的《东游丛录》;是年,“国学”一词还出现在黄遵宪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sup>[1]</sup>。究竟何为“国学”,1906年国粹派邓实曾撰文道:“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sup>[2]</sup>。章太炎则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显而易见,邓实说的“国学”,有着十分鲜明特征:一是概念极其广泛,且具经世致用性;二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学术。章太炎所言,则揭示了“国学”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与价值意义的概念,它是在19、20世纪之交提出的,是一批志士仁人面对西方军事与文化的双重侵略,为拯救中华民族于生死存亡关头的一种回应。由此看来,“国学”当初的提出,意在强调一种能促使民族与国家复兴之文化传统<sup>[3]</sup>。

时过境迁,当下对于“国学”的解读林林总总,大致归为三大类。(1)“学术”与“学问”说。北京大学国学院院长袁行霈教授认为,据近代以来“国学”含义的演绎情形而言,“‘国学’即中国固有的学术,以及研究中国传统的典籍、学术与文化的学问。”<sup>[4]</sup>中国实学会秘书长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认为,国学就是民国以前的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所有中国学术文化的总和<sup>[5]</sup>。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郭沂认为,国学的核心就是儒学,国学包括各个层面,有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政治理念等等<sup>[6]</sup>。著名的思想文化史专家《中国文化》主编刘梦溪认为,国学就是“中国固有学术‘六艺之学’”。他认为“六艺之学”能够准确地反映国学的基本含义,也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这是完全可以与东西方任何一国的学术区别开来的原初学术典范,是我

何玲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国独生独创独有的民族文化的自性之原，同时也是中华学术的经典渊藪。由此进一步指出，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做传统文化。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不懂经学和小学，便无法与国学结缘，决不是背几首唐诗，念几篇古文，看过《三国演义》，读过《红楼梦》，就可以沾边国学。”<sup>[7]</sup>

(2)“广狭义”与“层次”说。中国社科院方克立教授认为，国学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学科体系，一个不同于现代学科体系的传统学科体系。国学中除了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内容外，还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军事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历法、算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农学、水利、工艺、建筑等实用技术科学内容，甚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京剧等传统艺术和武术、杂技等也包括在内。方克立说：“在我看来，学界目前所讲的‘国学’，就其指称对象和时空范围来说，多数学者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称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就是狭义的国学概念”<sup>[8]</sup>。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胡伟希认为，国学的外延应当拓宽，包括三方面：一是学问，经典为主但不限于儒家，也包括诸子百家；二是艺术应包括在国学中；三是技艺，比如体育、杂技等也应纳入国学<sup>[9]</sup>。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向燕南认为，国学需要有多层次之分，有一个道与器、学与术的分别。“学”部分可能更多的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民族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术”的部分则有例如艺术、中医、武术等等，也应值得关注和弘扬。因此，国学未来的发展应当有不同的层次<sup>[10]</sup>。

(3)“新国学”与“大国学”说。“新国学”为著名学者王富仁提出。他认为沿袭原来的“国学”定义，势必有意与无意间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研究排斥在“国学”之外，把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凝固起来，把理应具有更大互动性能和更大发展潜力的中国学术体系分裂成了各不相关且相互掣肘的几个板块，由此形成的学术观念也有严重的缺陷，影响着中国学术的正常发展。故提出“新国学”，应为包括古代和现当代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sup>[11]</sup>。所谓“大国学”，为著名学者季羨林所酝酿并提出。他一方面强调“‘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一方面又提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这种“大国学”，既应包括全中华 56 个民族的文化财富，比如，特别是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同时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的文化成果。历史不断发展，不断地融入，这是没有时间界限的。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sup>[12]</sup>。诚如论者所指

出的那样，有关“国学”兴起的根源和意义学界持论基本一致并充分肯定；但在其内涵、外延的界定等问题上，却众说纷纭<sup>[13]</sup>。仅“学术”、“学问”说，就有“六艺之学”、“儒家核心”与“固有学术”之不同意见；“广狭义”说，又有经史子集与儒、道、佛之分说，以及学与器是否并肩之疑虑；“新国学”、“大国学”，更是以开放的胸襟和现代的理念将过去不曾着意强调的或民族性的或现代性的文化内容囊括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国学”的诠释，力主拓展创新的学人不少。张岱年指出，今天讲国学，所谓国指民族而言，不限于过去时代的学术。在今天，所谓国学不等于国故。国学不等于旧学。今天研究国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点，应有益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sup>[14]</sup>。朱维铮说，如果讲“国学”，就必须先确定两个前提，第一，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包括台湾在内，这是我们“国”的空间范围；第二，要承认中华民族是个复合体，“国学”一定要包括各个民族群体<sup>[15]</sup>。赵吉惠认为，“国学”不是凝固的，而是历史的、开放的概念，所以“国学”概念的内涵外延都理所当然与过去有所不同，“国学”除了包括“国故学”之外，还包括本是外域之学而逐步被中华民族所消化、吸收、认同或再创造的那部分文化<sup>[16]</sup>。张立文指出，在国内外的新形势、新环境、新格局情境下，国学的教学和研究要有全球的新视野、和合的新思维、变通的新理念、生生的新价值、现代的新方法，对国学做出新的诠释<sup>[17]</sup>。如此讨论情形，固然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国学”的本质和精神实质，但同时也反映了学术界有关“国学”概念的厘定还有待于进一步科学考辨。

显然，“国学”内涵的众说纷纭，对于大学国学教育的推进与发展，无形之中会形成诸多的掣肘，诸如国学文化导向和定位的如何把握、“国学”教育重心的确定、课程与教材的建设，以及师资的培养问题等等。所幸的是，“在现代社会，学校应当是普及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渠道”<sup>[18]</sup>的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与支持。当下大学国学教育已呈二水分流的发展态势，即培养国学专门人才的专业教育与普及国学基本知识素质教育两支。前者旨在培养国学的专门人才，故强调专业性与系统性；后者旨在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故要求掌握一定的国学知识。除开设专门学科之外，隐性课程、微型课程也间或其中，大学国学教育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声势。但是，无论是从长远考虑还是着眼于当下，对“国学”进行准确、合理的定位非常关键，它是既存种种问题和疑虑的源头，它更直接关系到“国学”未来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 二、大学生的国学态度趋向

20世纪初《新青年》同人发起了旨在除旧布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据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的基本终结。然而，进入21世纪的今天，百年来沉浮不定的“国学”却自下而上再度兴盛起来。之所以如此，与长期以来致力于国学研究的海内外学人的积极倡导有关，更与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和精神困扰有关，同时还与日益发展的中国如何参与解决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的世界文化建设有关。大学国学教育，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展开的，大学生的相关态度也因之呈现出相应复杂的变化。

其一，从“反传统”到“尊国学”。据1994年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前身）的调查资料表明<sup>[19]</sup>，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生对国学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评价不高，“反传统”的倾向比较突出。他们在“传统文化对近现代社会和民族性有何影响”的专题讨论中，呈现出较为激烈批判的趋向，即：持肯定观点者认识较为空泛，而持否定观点者措辞颇为尖锐激烈，具体表现为：（1）对儒家思想把一切都伦理化有看法，不满于以君臣父子关系为核心内容的说教，不满于“三从四德”的陈腐观念。（2）对儒家理论从道义上规定人的行为有看法，认为其所热衷宣扬的温良恭俭让与商业竞争文化相抵牾。（3）认为科举制度阻碍限制科学创造发明。（4）认为传统文化维护集权统治，鼓吹皇权至上，迷信膜拜，助长无自我意识缺陷等，故此放言：“传统文化可以放进历史博物馆了，年轻的一代应该丢掉包袱，面向未来”等。十分显然，这一时期有大学生，对传统文化消极因素感触较多，其见地虽有正确的一面，但对传统文化也存在误读。使其失之偏颇的原因有来自客观语境方面的，诸如传统文化某些特征容易产生消极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批判、现代意识对陈旧观念的冲击，以及偏重个人物质利益的社会风气等。而来自其主观方面的则体现在其自身的文化素养不够，尤其是传统文化方面学养的极度匮乏。研究者发现，一部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竟为这一时期大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以及把握传统文化的全部“功底”。

然而，现今类似的专题研究表明，21世纪初的大学生以其“尊国学”的姿态，迥然不同于十年前的学生。据淮海工学院2004年的相关调查资料显示：82%的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总体上持基本肯定的态度；97%的大学生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58%的大学生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方面；83%的大学生认

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两者各有优势和不足，可以互补、互融；79%的大学生肯定传统文化教育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之一；47%的大学生肯定学校教育是自己了解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74%的大学生呼吁高校应加强传统文化教育；64%的大学生认识到自身传统文化底蕴不足；99%的大学生认同传统文化，肯定继承与创新的重要性；5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学习与掌握传统文化最大的障碍是时间精力不够；74%的大学生对目前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不太满意，希望加强<sup>[20]</sup>。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积极认同，不仅体现在积极评价一面，更体现为诉求内化的一面。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考察维度，较之于十年前的学生有了很大的突破，即从人类文化的维度以及东西融通的维度考量和评价传统文化。尤须肯定的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给予热情肯定与厚望的同时，对传统文化具体的历史作用也持有相应清醒的态度。故此，他们对于自身传统文化学养的提升问题更为关注，有关希望与要求也表现得更为迫切与具体。

其二，当下相关指数的升降起落。当前有关大学国学教育讨论的焦点，不是有无必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入有效地推进的问题。因此，对其相关实施状况的动态追踪及其解读非常必要。上海中医药大学有关“2006年与2007年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状况”调查资料显示：（1）对中国传统文化欲深入了解的大学生，已由51.0%升至87.3%；而表示“没必要那么详细”的，已由26.9%降至21.2%。（2）对人文社科知识学习表示关注的大学生，由70.6%升至81.3%；认为“顾不上”的，已由29.4%降至18.6%。（3）对在校期间获得人文社科知识的主要途径情况，表示通过人文课堂获得的大学生，由42.2%升至44.5%；表示通过报刊获得的，由50.0%降至39.5%；表示通过讲座与社团活动获得的，由8.6%升至14.3%；表示通过上网获得的，由17.2%降至13.4%。（4）对人文社科知识教育教学满意度的情况，表示“很满意”的大学生，由4.7%升至5.0%；表示“满意”的，由30.5%升至44.5%；表示“不满意”的，由44.5%降至37.5%；表示“无所谓”的，由20.3%降至13.4%。（5）对历史上著名思想家文献阅读态度的情况，表示“很感兴趣并时常阅读”的大学生，由25.2%升至38.7%；表示“没有兴趣懒得多看”的，由10.2%降至5.0%<sup>[21]</sup>。以上相关指数升降态势表明：（1）随着大学国学教育的不断深入与推进，当前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与热望持续升温，既表现为对传统文化普遍性的关注，也体现在其阅读兴趣大幅度的提升。（2）包括讲座在内的大学人文课堂及其社团组织，在大学国学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同时还应看到，其人文社科教育教学的“满

意度”虽由 35.2%升至 49.5%，但就时代的要求和国学教育的基本诉求而言，仍有一定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相关“满意度”，应是当下大学国学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

其三，“疑虑”与“偏颇”。随着国学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的凸显，大学国学教育有声有色地多方推进，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较之 20 世纪 90 年代，有了全面的改观，但是有关疑虑与偏颇问题仍然存在。上海交通大学 2006 年相关调查显示：对于传统文化的“前景”问题，表示“很乐观”的大学生占 6.13%，表示“比较乐观”的占 23.78%，两项加起来为 29.91%；而表示“很难说”的大学生占 42.06%，表示“不乐观”的占 22.95%，表示“很悲观”的占 5.09%，三项累计达到 70.1%。与此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知识获得途径，23.45%的大学生表示来自学校，其中课堂教育占 10.94%，校园文化活动占 12.51%<sup>[22]</sup>。显然，这里的“疑虑”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自信力的不足。所谓“偏颇”，主要体现在当下大学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认知的偏颇。大学国学教育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上蔓延开来的“国学热”，不仅激发了许多大学生的国学热情，更深深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同时也促使他们对 20 世纪的反传统的文化思潮进行反思，尤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大有重蹈过往“二元对立”覆辙的态势。由此表明，无论“国学”最终如何定义，也无论是培养国学专门人才的专业教育还是普及国学基本知识的素质教育，对于传统文化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的立场、对于外来文化的“拿来主义”，以及对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客观审视以及“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皆不应缺席。

大学国学教育，可谓是一个传统而又崭新的课题，使之步入常轨并有条不紊地加以推进，尚需时日和多方协同努力，而对于大学生相关态度趋向的跟踪与解析，正是加强这一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 参考文献：

- [1][15] 朱维铮. “国学” 问答[J]. 书城, 2007 (9).
- [2] 国学讲习记[J]. 国粹学报第 19 期.
- [3] 什么是国学——姚奠中、刘毓庆国学对话录[N]. 山西日报, 2009-06-02.
- [4] 袁行霈. 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J]. 北京大学学报, 2008 (1).
- [5][6][9][10][13] 国学热与国学的定位和前瞻[J]. 社会科学论坛, 2008 (1).
- [8] 方克立. 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J].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8-07-15.
- [7] 刘梦溪. 国学辨义[N]. 文汇报, 2008-08-04.
- [11] 王富仁. “新国学” 论纲[J]. 社会科学战线, 2005 (1).
- [12] 季羨林. 国学应该是“大国学”[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7-06-22.
- [14] 张岱年. 国学与时代[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5 (5).
- [16] 赵吉惠. “国学” 是历史文化现象[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6 (3).
- [17] 张立文. 国学的视野和新诠释[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6 (1).
- [18] 陈卫平. “国学热” 与当代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J]. 学术界, 2007 (6).
- [19] 郭太风. 现代化与“反传统倾向”——部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误读[J]. 当代青年研究, 1994 (2).
- [20] 刘晓春. 对当前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调研与思考[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4 (10).
- [21] 叶革会. 中医药院校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调查分析[J]. 北京中医药, 2008 (7).
- [22] 李建强. 国学调查[N]. 社会科学报, 2006-07-27.

[责任编辑：陈立民]